

爱的 告别式

「日」乾胡桃
丁楠译 著

セカンド・ラブ

Inui Kurumi

爱的 告别式

〔目〕
丁乾胡桃
楠桃著
译 著

セカンド・ラブ

Inui Kurumi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2014-76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告别式 / （日）乾胡桃著；丁楠译. —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43-4527-8

I. ①爱… II. ①乾…②丁…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698号

SECOND LOVE by INUI Kurumi

Copyright ©2010 by INUI Kuru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10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Modern Pres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INUI Kurum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Japan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PRC.

爱的告别式

作 者 （日）乾胡桃

译 者 丁 楠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527-8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序章 秘密于心	1
第一章 悠然之举	7
第二章 身不由己	22
第三章 我就是我	38
第四章 不做一人	56
第五章 次位之爱	78
第六章 初恋渐远	96
第七章 二分之一	115
第八章 梦中有你	139
第九章 黄昏到访	155
第十章 等待是苦	177
第十一章 心之表里	192
第十二章 真心为你	210
终章 向北之翼	224
解说 円堂都司昭	231

序章 秘密于心

会场没有为新人设置特别通道，在主管人员的引领下，两人走在混杂着一般宾客的走廊里。因此，一些急着上厕所离开会场的宾客，有可能抢先一步一睹新人的风采。

“大猩猩”堀内捂着裤裆，滑稽地从会场里跑出来，本该直奔厕所，却不由得停下脚步，看着白纱素裹的新娘，愣住了。

“这还真是……哎呀，太漂亮了。”

堀内那双眼睛紧紧盯着春香不放，视线中渗出中年男性的不洁，好像两颗纳豆拉着不可视的黏丝，玷污了视线的所向。

春香却只是嫣然一笑，“堀内先生，还是抓紧时间比较好，再入场的时候还需要您在场——”

“对……说得对。”

纯白的婚纱仿佛秘藏着可以驱除一切污秽的咒术能量，黏着的视线菌丝在她面前被干净利落地斩断了。就在这时，堀内似乎

想起了被遗忘的尿意，躬着身子一路小跑，只留下引人发笑又惹人怜悯的背影。尿在哪儿不是尿，憋不住就往裤子里尿吧！然后再别回来会场！堀内以外的所有人也都给我尿裤子吧！管他食物中毒还是天崩地裂，把来客一扫而光，那才叫痛快！

正明对婚礼这档子事鄙视至极。

办这种事到底有什么意义？

答案他清楚得很，自然是为了婚礼的主角，唯一的主角，也就是新娘，新郎不过是主角身边负责平衡的存在。

可是春香想要这样，没办法。正明觉得换装环节也是多此一举，但既然她想展示白无垢与婚纱两套装束，他只好默默地在一旁看着，还有那愚蠢透顶的烛光仪式，也只能随她去了。

双开的大门两侧，身穿制服的男侍正恭候着主角的到来。待新郎新娘各就各位，门微微开启。司仪对此似乎心领神会，荡气回肠的声音顿时传到了走廊。

“各位来宾，在漫长等待后，新郎新娘即将再次入场！”

会场中流淌的音乐切换为俗不可耐的《婚礼进行曲》，左右两位男侍看准时机将门打开。在他们毕恭毕敬的举止背后，心里一定也觉得恶俗难耐吧。

会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聚光灯照亮了今天的主角，春香的礼服则白得更为耀眼夺目。此时此刻，别说负责引导和主管人员了，就连新郎恐怕也已经淡出所有人的视线。

正明避开灯光的直射，眺望左右的宴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于一点，他们看的是新娘。有两位邻座的女宾正说着悄悄话，正

明听到了谈话的内容。

“春香真是太美了。”

“我参加了那么多场婚礼，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新娘。”

“平时不化妆也是个美女，但化了妆更是美得判若两人。这么一比，最近那些艺人简直没法看了。”

“可不是嘛，直接上电视都不成问题。”

想必没人会把恭维话留在私底下讲，这些应该是她们发自内心的赞叹。但是正明却完全不以为然，他重新确认了新娘的侧脸。

正明向来不喜欢浓妆艳抹的女人。平时几乎不化妆的春香，从这层意义上讲，正是他理想类型的化身。天生丽质无须装点，拙劣的化妆只会糟蹋天然的美貌，或许是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吧，在正明眼中，为了穿戴白无垢而抹了浓妆的春香的脸蛋儿，是给胭脂和白粉弄脏了。然而，为了搭配婚纱改化洋妆之后——虽说比刚才的那脸白腻子强多了——粉底和口红却又肆意勾勒出了春香素颜上原本不存在的“低俗”。

不对，正明厌恶春香的妆容，是因为这让他想起了“她”。春香浓妆艳抹时的那张脸，和“她”实在是像极了。

不——这张脸才是新娘的本来面目吧。曾几何时，小心地卸下名为“无妆”的化妆后，最终露出的春香的素颜，不正是这张浓妆艳抹的脸孔吗？

正明看到在聚光灯以外的世界，“大猩猩”堀内蹑手蹑脚地回到了会场。纯白的礼服秘藏着可以将一切污秽驱除的咒术力量——正明刚才这样想，但他现在感到，真正需要借助这股力量

屏蔽的污秽，并非来自外界，而是生于内在。准备了这套纯白的礼服，为的不就是掩盖春香污秽不堪的内心吗？

好不容易被礼服遮住的本性，却借着浓妆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正明才觉得她那张脸一点儿也不美。如果保持了平日的素颜，这层虚伪的面纱不就不会被揭穿了吗？

照明逐一关闭，会场几近漆黑，烛火渐渐燃起，一盏又一盏。烛光仪式开始了，新郎新娘手持火苗微弱的点火器，将竖立在每张桌子中央的蜡烛依次点燃。简直愚蠢透顶。新娘一侧的来宾席中，她曾就读的东荣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端坐在那儿，研究生院的前辈们固守其左右。另一方面，新郎一侧的席位中，原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原田社长镇守着那里，堀内和工厂的前辈们环绕在他周围。

一介工厂劳工的新郎，究竟是如何虏获高才生新娘芳心的呢？司仪在婚礼的初始已经播报过了：“今年一月份，两位新人在滑雪场命运般地相遇了。”

但是，这其中有个小小的谎言，正确地说，两个人并非相遇在滑雪场，而是在市内。两男两女先在市内会合，然后驱车一同前往滑雪场，不过会场中没有哪位宾客可以指出这小小的谎言。新郎和新娘邂逅时，作为配角出场的男女二人——和新郎熟络到可以同去滑雪的男性，和新娘亲密到可以同去滑雪的女性——都没有被招来婚礼现场，连邀请函都没寄过。这可以说又是一个谎言。此时正在举办的绝非是什么华烛之宴，而是虚饰之宴——一场处处是谎言的喜宴，桌子上点燃的一盏盏烛火，正是一道道小

小的“谎”。

当会场里的桌子全部点上小小的火焰，新郎新娘点燃了坛上最后一根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巨大蜡烛。特大的火焰燃起，会场内爆发出更为热烈而盛大的掌声。

将小小的谎言聚在一起，新郎和新娘想要隐藏的是一个更大的谎言。

春香——没错，你到底是谁呢？真的是“内田春香”吗？

美奈子——就算我这么叫你，你也无动于衷吧。化了浓妆的你和美奈子一模一样，这你知道吗？

你真的有觉悟将这最大的谎言永远隐瞒下去吗？

正明现在无法和她直接说话，只得不断地发送意念。他想，如果能用心灵感应对话就好了。

仪式结束了，会场恢复明亮，侍者拉开窗帘，话语声如细波荡漾在客席间扩散开来。

阳光普照，白雪纷飞。

喧嚣中传来将这罕有的晴天飘雪称为瑞兆的声音，但大多数人只是将这眼前美景看得出神，口中喃喃自语。

雪只下了两三分钟，阳光却明媚依然，人们不禁怀疑刚刚眼中的飘雪不过是一时的幻视。这奇迹般的光景，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两点过后，而正明和内田春香的初次见面，是在同年元月一日的夜晚。从相遇到今日的婚宴，整整经过了一年时间。

这阵飘雪，或许是神明为了让正明回忆起一年前他和春香在

滑雪场看见的雪景，降下的转瞬即逝的幻影。

幻雪飞舞的现在正值冬季，一年前两人的邂逅也同样是在冬季。尽管如此，正明心中的春香却与夏日的印象紧紧相连，这也许是因为在相遇之初，正明就觉得自己和春香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自己属于昏暗冰冷的冬天，而春香来自明亮温暖的夏季。

现在回想起来，两人的谎言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第一章 悠然之举

正明好像是和纪藤前辈说过自己会滑雪，不过具体的情形他已经记不清了。忘年会散伙后，纪藤问他元旦放假有何打算，得知没什么安排，就说：“里谷老弟，不如咱们一起去滑雪吧。”

正明对为何会受到邀请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和女朋友都是新手，所以想跟你学两招儿，就是你原来和我所说的那个‘唰、唰、唰’。”纪藤边说边用手比画。

正明这才想起来，他好像是和前辈说过滑雪的事，估计是酒桌上说的。想不到自己还会跟别人提起长野时代的事。

“可是……我会滑雪，但那些都是我上小学时自己摸索出来的，再说已经十几年没滑了。”

“自己摸索的就足够了，上小学时用身体学会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忘得掉的。”

“所以说……我和前辈，还有前辈的女朋友，三个人去？”

正明记得纪藤的女友叫高田尚美，虽不曾谋面，但见过照片，也常听说她的事情。

“她听说是和你一起去，决定也带个姑娘来，是她朋友，所以咱们二对二，好好表现，你也有机会交到女朋友，怎么样？”

“我可不想交什么女朋友。”

这句说词一半是逞强，一半是真心话。男人活到二十六岁，大抵都想着和女人交往，然而正明在十几岁的时候，被如今早已过世的双亲折腾得死去活来，对人生已不抱太大希望。怎么能只为了私欲，就用自己撒手的人生去拖累别人呢。

“这样吧，那姑娘的事你随意，就我和阿尚，把你会的都教给我们，好吧？我想你也明白，就算是谈恋爱，每次出去玩都只有我们两个也没什么意思，叫上其他人还能有点新气。”

“那好吧。”

正明找不出理由拒绝前辈，他真心觉得，如果自己这种人也能在哪个方面派上用场，就随便他们使唤好了。

正明和纪藤住在公司宿舍，时间上无所谓方不方便，但两个姑娘家里各有各的情况，所以出发时间定在了元旦夜晚，计划如下：纪藤九点开车从宿舍出发，先在市内捎上两个姑娘，然后沿关越机动车道北上，于次日凌晨两点左右到达目的地苗场滑雪场，在车里将就一宿，场地开放了便去滑雪，日落前撤退，晚上十点回到市内，解散——就是这么个急行军的时刻表。滑雪服、雪橇、雪靴，这些正明都没有，他打算等到了滑雪场再租，至于租金纪藤答应替他出。纪藤还担下了往返路上的驾驶任务，正明决定也

把驾照带上，以防万一。

元旦当晚九点，纪藤开车出了龟户的宿舍，朝着第一站东日暮里的高田尚美家驶去。由于赶上元旦假期，市内路况相对良好，再加上轻车熟路，他们顺利抵达了目的地。纪藤用烟草店门口的公用电话通知尚美他们到了，然后让正明留守，自己去迎她。

穿了整身滑雪服的高田尚美，是个比正明想象的还要小巧的姑娘，和体格魁梧的前辈站在一起，好似一对父女。

纪藤清了清嗓子：“呃，这位是我在公司的后辈，里谷正明；然后，这家伙就是我女朋友，高田尚美。”

“晚上好，嘿嘿嘿，初次见面。”高田尚美露出了亲切的笑容，正明不知该如何跟前辈的女友相处，含含糊糊地笑了。

“哟，小伙子挺帅的嘛！”

“就跟你说吧，”纪藤自豪地说，“长相是真男人，问题在性格上。”

看来正明在背后被说了闲话，但一想到自己的性格确实有问题，也就无话可说了。

于是，“瞧，马上把话题避开了，如果有哪个姑娘就是喜欢不爱说话的男人，我推荐正明。”

“嗯——，说不定春香还真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纪藤把尚美的雪橇固定在汽车顶架上，回到驾驶席。尚美见正明正自觉地往后排移动，叫住了他，“不行不行，把春香和‘无语君’关在一起太可怜了。”然后自己坐了过去，正明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回副驾。

“接下来，那位春香住哪儿？”

“目黑站，我记得离那儿特别近——”

“目黑？好吧……总之先到目黑站。”

考虑到滑雪场的地理位置，取道目黑等于绕个大远。一路上，春香，也就是内田春香成了话题的焦点。

“我们俩在大学里都是国文系的，我一毕业就进了现在的公司，但人家不一样，脑子好使，现在正读研究生呢！春香的性格特别认真，家境也不错，是个大小姐，而且还是个天然的超级美女。”

“要是真有这么好的女人，我是不是也该考虑换一个？”

“你傻不傻呀！”

正明心想，自己要是负责开车，还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驾驶上，现在坐在副驾上不但没事可做，还得听后座和驾驶席之间谈论这种事，真是意想不到的辛苦。那位叫春香的姑娘是美女也好，丑女也罢，正明只求能尽快赶到目黑，请她上来调节一下车里的空气。

到达目黑站后，尚美开始指路，但路指得实在不妥，白白耽搁了二十分钟。纪藤最终把车停在路边，把尚美从后座上揪了下来。

“冷死啦——”

“什么都别说了，给内田小姐打电话吧，让她自己走过来，虽然对不住她，但也没别的办法了。”

打完电话，两人嘟囔着“好冷好冷”，从电话亭回到了车里，大约等了十五分钟，这回尚美主动下了车。

“来了，喏，春香——！对不起——！”

正明也连忙下了车，五十米开外的地方，一个背着雪橇的姑

娘正在挥手回应尚美的呼喊。他发现姑娘怀里抱着一大包行李，便朝她跑去，那姑娘见正明朝自己跑来，也停下脚步。正明来到姑娘身边一瞧，发现“天然超级美女”这几个字尚美用得毫不夸张。

“那个……我帮你拿行李吧，我是里谷。”

“初次见面，我是内田。”

便道上没有别人，路灯从正上方照亮了春香的身影。正明不敢仔细端详她的脸庞，不由分说把雪橇和包裹从她身上“夺”了过来，转身就走。

正明背对着春香，但她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刚才那短短十几秒的片段正在大脑里鲜明地回放：随着正明越跑越近，春香的身形逐渐扩大——上半身是滑雪服，下面是方便活动的修身牛仔裤；身高比正明略低，约一六〇公分；黑色的短发不及肩膀；两只眼睛从睫毛的长度到黑白眼珠的配比，都像是巧夺天工的工艺品；嘴角的微笑优雅迷人；在路灯凝聚的灯光下，她的站姿似乎也散发着高雅的气质。

正明感受着背后春香的存在，迈着稳健的步伐沿来时的路往回走，视野前方，纪藤和尚美正守候在车旁。

“你好你好，初次见面，我是纪藤。”

“里谷兄，你还挺有一套的嘛！春香，好久不见。”

“初次见面，我是内田……阿尚，你也是。”春香淡淡地笑了。

相对于尚美所展现出的年轻女子特有的活力，春香的周围缠绕着一股沉静而稳重的气息。

“天这么冷，别站着说了，快上车吧。”

正明坐进副驾驶席，两个姑娘坐到后排，春香就坐在他的正后方。将雪橇固定在顶架上后，纪藤回到驾驶席，发动引擎。

“目的地苗场，出发！”

在那之后近四个小时的车程里，正明始终意识着春香的存在。

等车开到了停车场，几个人准备入睡时，“椅背再多放倒些也没关系，”春香对正明说。然而将椅背彻底放倒这种事，正明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纪藤倒是毫不客气，把驾驶席的椅背一放到底，尚美只能埋怨他一句，“阿和，你干什么？”敲他的脑袋。如果将纪藤和尚美比作最短距离的话，车里的最远距离就是正明和春香了。

正明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睡着，他努力合上眼皮，至少让眼睛得到放松。不多时，他听到纪藤和尚美熟睡的声音，心想其他人都已经睡了，但片刻之后，耳边传来了春香的细语声，他险些停止呼吸。

“里谷先生，您还没睡吧？”

该怎么回应她呢？正明犹豫不决，只有时间流淌而过，声音溃散在喉咙深处，结果他只是点了点头。

“看看外面的星星吧，可美了。”

坐在正明的位置上，越过挡风玻璃只能看到低矮的天空，那里没有漂亮的星星。他寻着背后春香的气息将脸贴近侧窗，透过玻璃仰望夜空，满天的繁星正眨着眼睛。

星光散落的夜空是如此美丽——正明对这片星空曾是那么熟悉。上小学时，他常趁半夜溜出家门，去野外过夜。那时与他亲

近的星空，自从他来到东京后便渐渐疏远了他。

春香后来没再说话，但正明知道她一直没睡，因为他能感受到她营造出的氛围，他觉得该说些什么，可又不知能说什么，就这么迎来了清晨。

虽然整夜未眠，正明却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觉得自己好像刚从梦中苏醒。

纪藤不怕跌倒、勇往直前的决心有了收获，不过一个小时的工夫，眼看他滑得越来越好。春香曾和家人一起滑过几次雪，但是当正明看到她优雅地完成了一个双板平行转弯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教给她了。

问题在于高田尚美，她在缓坡上已经相当吃力，而且不会转弯。正明决定先在练习场里手把手教她相对简单的半制动回旋。

“那我和春香去挑战上面的滑道喽，里谷老弟很会教的，阿尚你肯定能学会。”

“真的？哦耶！那个……给你添麻烦了，里谷兄。”

“没什么，我觉得你的感觉还不错，只要能克服对跌倒的恐惧，问题不大。”

“不过说实在的，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尚美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元月二日的滑雪场上空晴空万里，赶在头一班进入的练习场还很空旷，雪面上闪烁着耀眼的白光。室外的气温相当低，但由于几乎无风，滑雪服里暖得微微出汗。

“一定是有什么人功德圆满了。”